

中国
记者节

11月8日

一路繁花似锦

文晶

却顾往来径,苍苍横翠微。今年的秋有点长,11月了,满树的金黄树叶依然舍不得离开枝头,就像我对新闻工作的依恋之情。岁月流转,春花如是,夏雨如是,秋霜如是,冬雪如是,我亦如是。回首来时路,一路繁花似锦。

中秋节,与著名作家,自治区作协原副主席赵光鸣老师碰面了。赵老师与我拍了一张合影,他说这张照片有纪念意义。赵老师曾当过《昌吉报》的副刊编辑,很多年后,副刊编辑这个接力棒又交到了我的手上。如今,我又要将这个接力棒传下去。如沧海一粟,星河一尘,我虽微小而传承的职责在肩,每每看着年轻的继任者,就会心生慰藉,不由得就生出老母亲般的操心与唠叨。

浮云一别后,流水十年间。30年的岁月仿若白驹过隙,风吹过,往事在回忆中浮现,在晚秋的夕阳里回看,依稀看到:1993年的11月,我素面朝天地走进广电厅的大门。第一次独自走进演播室的无助与紧张,四周黑乎乎,只有打在身上的一道强光,我好似无处遁形的小动物;1994年的春雪中,第一次在冬麦地里现场口播新闻,一遍遍重来;1999年,在园林宾馆主持记者联欢活动;2019年,作为十佳新闻工作者代表发言。同一个舞台,中间隔着二十年的光

阴,青丝白发间是对这一份事业的执着与热爱。

天地生人,一人有一人之业,幸运的是,我一辈子干了一件我所喜欢的事。择一事终爱,择一城终老,25年前那个初秋,我与《昌吉日报》结下了终生解不开的缘分。时光煮雨,岁月之河无声流过清浅的日子,热爱可抵岁月漫长,生活曲曲折折,人生起起落落,始终不变的是那份热爱。用热爱、执着、思考、担当与不停歇的脚步将人生填满,把自己活成一轮满月。

主持、校对、记者、编辑、副刊编辑。我在新闻这条路上走了30年,也一路陪着《昌吉日报》走过了25年的岁月。上冰川,进沙漠,凌晨三点采访,通宵等稿编稿,见过深夜的街灯,见过黎明的村庄,陪过日升月落,等过满天星光。

桌子上那个陶瓷骆驼,本是随意摆放。现在看来,自有天意。在戈壁中埋头行进的骆驼,不徐不疾,脚踏实地坚韧前行,这不就是我喜欢的样子吗?多年的采访经历,我从准噶尔的风中走过,领略过戈壁的金色夕阳,沐浴过雪山的静谧月色。大漠长风,明月千里,笔为剑车做马,有情天地无情岁月,虽然没有完成年少时走遍万水千山的梦想,但心中却有着鲜衣怒马仗剑天涯的自豪。新闻工作的妙处在于

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,在别人的故事里让自己思索,并影响我的人生。这世间,我是旁观者,也是记录者,在别人的故事里感动、在别人的悲欢里成长,经过了、遇见了,每一段经历都是难得的成长,这就是新闻工作赐予我的独特体验。

30年弹指一挥间,彼时白衣年少,如今华发满头。从事新闻工作今年整整30年,过去的人说30年为一世,这一世不负满天星光,不负脚下土地。“好记者永远在路上”的叮嘱还在耳边回响,不经意间却到了总结工作、总结人生的年纪。笔下有烟火百态,心中有入骨真情,纸上春秋终无悔,初心如一著文章。年华似水,人过中年,秋风声声里唱着的都是锦瑟年华。某一天,我突然就发现,无论是遇到顺流逆流,不再慌张,无论生活送我什么,我依然热爱它。一路走来,边走边唱无问西东,在新闻工作中我成就了最好的自己,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30年来,看云看山、看烟火人间、看世间百态。遗憾终将被秋风温柔化解,人生所有的意难平也终将和解,也盼望着万事最终都会如意。

世上难有不离不弃的人和情,但我终将无怨无悔。因为我相信芳华因信仰而璀璨,生命因炽热而永恒。我相信披星戴月走过的路,终将繁花似锦。



路虽远行则将至

王婷

当我在键盘上敲下“记者”两个字时,昏暗的房间里,光影婆娑间,思绪被拉回了进昌吉日报社的第一年,恰逢没几天便是那一年的记者节,我有幸一睹了前辈们分享他们从事记者工作时或感动、或精彩的瞬间,坐在台下的我就在想,有一天我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,分享成为一名记者其实是我的理想,分享我从事记者所经历的故事。

记得上学启蒙的第一课,老师都会问,同学们,你们的理想是什么?教师、警察、医生……几乎包含了我们常见的所有工作,唯独我没有答案,因为那时的我还沉浸在回家可以多瞧几集动画片的世界里。

茨威格有句经典名言是这样说的,她那时候还太年轻,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,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毕竟让一个十岁的孩子谈理想,确实太过于年轻。所以命运的齿轮悄无声息地开始转动,带走了稚嫩与青涩,埋下了与理想有关的隐喻。十六岁,在那段几乎与书本形影不离的日子里,除此以外的所有精神

补给都弥足珍贵,于是一个叫《千里共良宵》的电台节目悄悄地占据了宿舍所有女孩的心。寂静的夜里,和着窗外倾泻的月光,所有人的心事都被月亮收藏,那段心事关于理想、关于亲情,当然也关于爱情。

我惊诧于电波那一头的主持人怎么可以准确无误地讲出大家的心声,更着迷于电台里缓缓流淌的音乐像是协奏曲,大抵是从那一刻开始吧,我想做一个深夜里倾听故事的人,更想做一个记录故事的人。是夜,十岁那年没有回答上的问题,答案好像开始慢慢清晰。

高考填报志愿时,我毅然选择了新闻专业,以至于被录取上后,母亲一度想让我申请调换专业,只有我知道,新闻本就是我心之所向。我很庆幸在大学里遇到了专业且优秀的老师,新闻学的课堂上气氛总是活跃,老师喜欢发散思维,询问关于当下热门的话题,我们有什么样的看法?正是青春年少的我们自然有解读不完的想法,或言辞激烈、或神情紧张,关于那些

未曾经历的人生,我们仿佛有千百般注解,但是下课的钟声总是响起得那么不合时宜。

不悔梦归处,只恨太匆匆。大学毕业的时候,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从事我所学专业的工作,并不是我不喜欢,而是我从未奢望。毕业两年,父母无数次因为我大学毕业未能如愿成为教师,而对我的专业屡屡失望。但我只记得18岁那年,填写高考志愿时,我心想只想做一个在幕后讲故事的人,写精彩纷呈的文案,道妙趣横生的故事。我很庆幸,并心怀感恩,兜兜转转,我从事了我爱的事业。我也一直坚信,不管最后走什么样的路,那一定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

起初开始跑采访的日子,我总是梦回大学课堂,努力回忆课堂上他们说过的话,让我振奋的,如灯塔般的信仰。每每梦醒,都是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的嘱托。也是第一次,我真的开始做那个在幕后讲故事的人。第一次拿起采访本,第一次写热气腾腾的年味,第一次写喜气洋洋的社火,第一次把我眼里的世界讲给别人听。

晨雾细微,天山天池脚下的博格达书院迎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;书声琅琅,墨兰书社的微信群准时传出抑扬顿挫的诵读;锣鼓声响,金奇台新疆曲子艺术团照例开始了一天的排练;夕阳西下,木垒县月亮地村的红灯笼一一亮起,照着每位归家人的路……当被无数细碎而又真实的幸福包围着时,我眷恋和贪图那一瞬间的永恒,我总是庆幸又心怀感恩,我是这美好的记录者、传播者。

从业不到三年的时间里,我从记者、校对,到现在的编辑,我想说,无论在哪里,我都毋庸置疑地爱着这份与梦想有关的工作。我爱它的正义凛然,爱它的是非曲直,更爱它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传递的真挚、温情。

我的大学老师曾寄语我这样一段话,我想分享给大家共勉:愿你从业的路上不要忘记专业主义和客观主义,虽然无法绝对的专业主义和客观主义,至少做到问心无愧;愿你笔下的每一个字都闪耀着你的良知和热情;愿你的每一条新闻都能成为明天可查阅的历史。